

□李晓

你跟我去老家看看吧。槐哥那天对我说。槐哥是我在城里认识的一个民工，在建筑工地做架子工。

槐哥是回老家去收割稻子的。他虽在城里打工，但依然在乡下老家种了近两亩地的稻子。我和槐哥坐客车去他老家，在赶往场镇的路上，沿途连绵的青山、路边郁郁葱葱的树把我的肺叶渐次打开。到了镇上，槐哥说，我去镇里“卤莽子”那里买点卤肉，晚上陪你喝几口。“卤莽子”是那个镇上最出名的卤肉店。我和槐哥到了店门前，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正把卤肉从锅里捞起来。那男人见了槐哥，大声招呼：“回来了啊！”

槐哥买了卤猪头肉、卤牛肉，用手机付了钱，走出不远，那中年男人追了上来，提着一袋卤豆腐塞给槐哥说：兄弟，这个送你吃，家里石磨做出来的老豆腐，我卤过的。槐哥收下后说：要不晚上过来一起喝酒？男人说：哎呀，晚上我没空，我岳父83岁生日，在镇上馆子里摆几桌。下次吧，下次你回来，我找你喝酒去。

槐哥住的村子，是一个溪水潺潺的村子，溪水清澈，空气湿润，山鸟啁啾，呈梯形的金黄稻田镶嵌在晴朗天色下。这是我梦中稻田的景象。

午饭后，槐哥就和他在老家的堂弟一起下田割稻子。槐哥用大拇指摸了摸刀刃，那是庄稼人熟悉的手势。一把带着庄稼人指纹的镰刀，与同样带着指纹生长的稻子在稻田相见，是再次喜悦相逢。

我在稻田边走动，空气里弥漫着谷香。稻田里有一层蓝幽幽的积水，有蚱蜢在稻叶上欢快地蹦哒。

稻子一片一片安然倒下，割谷的人用稻叶随手一挽，成了稻把，在田里码放整齐。黄昏时分，晚霞从天光中洒下来，铺在还没有收割的稻田上，有一层迷幻般的油画色彩。这乡野里一季一季的稻田里，也留存着祖先们劳动的影子。

风吹云动，山峦上空的袅袅炊烟飘向云层。槐哥直起腰，活动一下腰身和筋骨，他对堂弟说：回家吧，稻把在田头晾一夜。堂弟是一个寡言的人，眉骨高，眉毛粗黑，颧骨发红，整个下午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你来乡下，习惯不？”我赶紧回答：很好啊，我也是在乡下长大的。他再不说话了，只是飞快地割谷，把槐哥甩在了身后。

【有所思】

□强雯

那一日，阳光清冽，像一泓看不见的潭水凝固四野。置身广元——四川的北部门户，恍惚间三国争霸的血腥若隐若现。

广元在先秦两汉时代名曰“葭萌县”，后来蜀汉刘备将其改名为“汉寿县”，大约是有纪念关羽的意思吧。清风徐徐，一行人蹒跚在明月峡栈道上。时空张开巨大的怀抱，迎接我们。唐朝时期，广元设名利州，利州是一代女皇武则天诞生之地。元代时改利州为“广元”，设立广元府，广元一名沿袭至今。中国人取地名都要引经据典，讨一个吉利，享一份永世春秋。《易经》里有“大哉乾元”，广元或许来源于此，有威德广布之意。

千年来，这里是蜀道咽喉。光影在跳动，诸葛亮在蜀为相时凿石取孔架栈道的痕迹仍在。六出祁山，北伐中原，都得经过这条栈道，路还是这条路，过去只怕更逼仄、艰险。川人的隐与忍，在这细小的孔洞中有了故事。

明月峡对岸的群山葱茏，川陕公路掩映其间，货运之歌且行且吟。我们来不及回顾苍茫，就被呼啸而过的列车惊醒。

看不见的宝成铁路藏在植被掩映的群山中，像大山里突兀而起的猛兽呼噜，不见首尾。

嘉陵江在峡谷中急湍似箭，兵戈相见的岁月倏忽而来。远古山民走过的羊肠小道，还在眼前待仔细观辨。风，仿佛还是当年的风。吹远的故事，又吹近。

最早把明月峡作为军事要道的人



在稻田相见

【在人间】

我们踏着晚霞中拖在地上的倒影回家。堂弟跟槐哥道别说：槐哥，我就不去你家吃饭了，我回去给我妈做饭。槐哥也没挽留，说：那你去吧，我明天去看嬢嬢。

槐哥把一张小木桌摆在了院坝中央。四周是苍郁的大树，夜风徐徐吹来，暮色渐尽，远山山脊线上空，不舍离去的白昼还没燃尽的翻滚云霞，令人遐想起那苍茫的生活。

槐哥拿出家里泡的柠檬酒陪我喝，贤惠的槐嫂做了一桌丰盛的山里土菜：高粱粬炒腊肉、萝卜炖腊排骨、油炸鲫鱼、粉蒸肉、南瓜绿豆汤、凉拌三丝……我同槐哥喝酒时，朴实的槐嫂总是重复着一句话：多吃点菜，多吃点菜。

饭后，槐嫂进屋收拾。夜风飒飒，院坝四周的大树发出波浪一样的声音。我同槐哥闲聊。槐哥告诉我，今天下午帮他割谷的堂弟，前年从他打工的浙江一个城市回了老家，堂弟的母亲脑梗后瘫痪在床需要人照顾。堂弟的妻子和儿子留在浙江继续打工。

我说，你堂弟真是一个孝子。槐哥说，这是应该的。

槐哥拿出手机，给我看他儿子、女儿在外地工作后的幸福家庭照片。儿子、女儿两家人生活得其乐融融，槐哥现在已是爷爷、外公的身份。槐哥在夜色里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睡意渐起，槐哥把我安顿进屋睡觉。槐哥这才告诉我，刚才那照片上的儿子、女儿都不是他亲生的，他32岁那年与有一对儿女的这个女人再婚后，为了扛起家庭的担子，就没再要孩子，凭自己在城里打工的收入供养儿女们上了大学、成了家，儿子还是研究生毕业。

我惊讶不已。认识槐哥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偶见他在城里工地上出没的疲惫身子，从没跟他很深入地谈过一次心。槐哥常对我念叨的一句话就是，城里打工有收入，老家有土地、有粮食，儿女成才，自己知足了。

半夜，虫鸣唧唧，山风吹开木窗，我起床，从窗口向外望去，蓝汪汪的天空中，浮着如水洗过的星斗。我与星星的眼睛在夜里深深地互相凝视，它映亮了我的心。

回城以后，我身心轻盈。在槐哥的老家，遇见的山风、星星给了我注视与洗礼。还有那金色的谦卑稻田，它也应该纳入丰厚广大的心田。

抵达三国的隘与风

是秦惠王。《太平御览·蜀王本纪》中关于“石牛喷金，五丁开道”的故事，笔墨确凿。秦惠王以黄金、美女引诱蜀王杜宇兴修蜀道，蜀王令五丁开天辟地修通蜀道的同时，给自己掘了一条灭亡之道，路通之时便是秦惠王的30万大军灭蜀之时。

直至唐朝避“安史之乱”，嘉陵江劈山穿石之势又不可挡。

青山依旧，石崖壁立，其东就是有名的朝天岭，谷深约两千米，是嘉陵江冲破山脉而形成的峡谷——朝天峡，蜀道咽喉中的咽喉。

沿着嘉陵江一路向东。到达武胜时，晚霞正好，零星几个捕鱼人正蜷缩在江边。长长的钓鱼竿，迎来傍晚的归情。“钓几条黄辣丁鱼给人。”他们是店里的伙计，有一搭没一搭地对话。

嘉陵江水面在此地变宽，像湖面一样，波澜不兴。渔船年复一年停泊于此，等待着热闹和人生。

“夏天来了，都是这样的天。”对他们来说，这仅仅是一条载满生存的河流，落日、夕照、水草，无非是喂养这条河流的辅料。只有我们，一群城市里的生物，惊叹地兀立在晚霞中，静谧、安宁的嘉陵江，星星点点的鱼跃，不断变幻的日落……吞噬着一切盲目和奔波。习惯了疲倦、速食消化的城市人，好像被裹挟进了童年。没有打扰，没有工业，一种巨大的羞愧伴随着人类的进化翩然而至。

嘉陵江温润如故，至善亲肤，不曾被文明污染。

几个本地人围拢过来，问不请自来的外地人：“何时拆迁？”他们的眼神暴露了近况，盼望了很久的消息一再

拖延。他们在等待一份截然不同，哪怕是以牺牲眼前生活为代价。静谧的江畔生活，对于他们是种挣扎。

愁绪、悲哀笼罩在这些依山而建的民居中。刹那间，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将黑未黑的时分，童年的影子在石梯上奔跑，田地里老掉了的油菜花结着饱满的籽粒，以一种成熟的姿态展示着无用。

当地人询问无果又散去，聚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窃窃私语。他们想突围，讨论着生老病痛，言辞凿凿，又语焉不详，像终将淹没在天际的晚霞，只变成了武胜江边的一出背景。略感痛心，又无能为力，闯入者只是自私地想“若能留住，当是最好”。

可惜，武胜小城的风貌残存，像无数个衰败的江边小城一样，过去和未来，并没有好好地和解。

嘉陵江依然向东，或急或缓。直至合川，江面才豁然开朗起来。也许是因为钓鱼城古战场名气太大，人们的视线里多了一些悲壮。这里三江交汇，嘉陵江、涪江、渠江，水汽萦绕，战事的外衣下，很少有人静静聆听这里的日常凡俗。

因为宋蒙战争，历史的注脚在这里显得浓墨重彩。个人的悲欢离合被淹没入江水中，悠悠岁月，难听一段欲说还休的往事。

这一日，正好烟雨蒙蒙。我走出合川二佛寺，檐角飞扬，大江奔流，我们一路上执着追寻的寻常往事，不可见，终难见。

战事、民居、命运、乡关……碧水东流，云帆远望，唯有那句“贻之道门归，了此物我情”回荡在耳。

【浮世绘】

□丹萍

人到中年经常感觉沮丧。有一天我们几个朋友去吃饭，开开心心，漂漂亮亮，自信爆棚，还约好了吃完饭再去喝个奶茶。结果吃完饭已经很晚了，餐厅准备打烊，我们走出来的时候，服务生正在拖地板，他还不断对我们说，大家小心一点儿，地比较滑。他话音未落，我就脚下一滑，差点摔倒。一个朋友为了扶我，也是脚下一滑，把人家店里写着“注意地滑”的牌子碰翻了，飞出去好远，稀里哗啦，吓得好几个服务生跑过来扶我。我们两个揉着腰在店门口等另外几个朋友，等半天他们也不出来。后来终于出来了，却是一个朋友摔了一跤。他们在后面又是按摩又是检查伤势，搞了半天。

我们一开始抱怨说餐厅太早就开始拖地了，但后来大家基本还是认同了一个观点，是我们自己变笨重了。所以，奶茶也不喝了，回家。

有闺蜜建议搞一个小范围聊天群，每天只聊一个话题，就是分享一件自己做的值得赞美的事，而且分享完还要说：“我好棒。”搞得跟幼儿园似的。一看就是那种中年妇女试图把自己从失败感中打捞出来的心理学小游戏，要不是感觉自己一无所成，哪里需要自我赞美呢？

我说，中年妇女太能作了。年轻的时候是和别人作，现在是自己作自己的。说归说，我也认真参与了聊天群。开始两天真的不知道说什么，都是硬挤，幸好大家的每一条发言对我都有启发。比如她们说：我今天烤的玉米很好吃，我好棒；我今天不舒服，但还是坚持去海边走了走，现在舒服多了，我好棒；我今天没想到自己哪里做得特别好，但也觉得没什么，我好棒……都很不错啊，看大家一天天也都没干成什么大事，我也就放松了，这才开始能够看到自己的今日份优点。

很累，睡了一觉——我好棒。几天下来，我发现大概这个意思的内容重复的次数最多。这说明我们都是生活得很紧张的人。

今天我在合作伙伴的会议室里靠着椅背睡了一会儿。当时，工作没谈完，和我对接的小伙子去接电话了，他捂着手机，小声说：“我走开一下，你稍等。”我说：“好，我先睡一会儿。”我在心里盘算，两个人已经争论了快一个小时了，我要休息一下，才不至于太累。我这么会照顾自己，我好棒啊——屁股下滑，头一歪，睡得特别香，理直气壮。

一开始以为这个“我好棒”的小活动有点傻，到今天才认识到真的有点用，我都敢在甲方的办公室里睡觉了。等我醒来的时候，也许只过了5分钟吧，感觉他们整个会议室都焕然一新了。打完电话的小伙子已经坐回到位置上，我想继续刚才的话题，他说：“我刚又看了一下，还行，就先这样吧。我这几天也睡得不好。”方案就这样通过了，我也成了躺赢的人。

娃从学校打电话回来，汇报了一下学习成绩，说这学期自己比较满意，几门课的成绩都超过了中位数——啥，中位数，意思就只是中等？不是应该争取卓越吗？啥时候目标变成中位数了？我差点就这样质问了，但我想，我这一天还没有说过“我好棒”，如果我换一种表达方式，就可以拿去完成“我好棒”的作业了，不能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而痛失机会，所以我对娃说：“不错不错，按自己的节奏来。”

放下电话，我立刻把这个刚发生的事情发到我们的聊天群里去了。“没有过多干涉(已经上大学的)孩子，我好棒。”大家纷纷点赞。

避免了相隔两地的母子不愉快，我好棒；有从游戏中学习的能力，迅速提升自己，我好棒。我又乘胜追击了两发。

这个聊天群才建了几天，我已经从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到每天对自己的赞美滚滚而来了。“我还真的不简单啊！”就现在，这一刻，我想到这里，笑出了声。

投稿邮箱：
qlwbrenjian@163.com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孔昕 美编：陈明丽